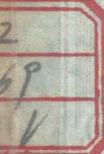


# 美国的经济

〔美〕汉森著

北京大学經濟系譯

商 务 印 书 馆



# 美 国 的 經 济

[美]汉森著

北京大學經濟系譯

商 务 印 书 馆

1962年·北京

*Alvin H. Hansen*  
THE AMERICAN ECONOMY

McGraw-Hill Book Co.  
New York    Toronto    London  
1957

美 國 的 經 濟

〔美〕汉森著  
北京大学經濟系譯

---

商 务 印 书 館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裝

统一书号：4017·35

---

1962年2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49千字

印张5—14/16      印数 1—3,500

定价(9)0.85元

## 譯序

本书著者阿尔文·哈·汉森(1887年生)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又是今日公认的美国的第一号凯恩斯分子。

从三十年代后期起，二十几年来，汉森写了許多介紹凱恩斯學說的理論性著作，同时他又寫了許多深入淺出的通俗性文章和小冊子，向美国公众广泛推銷凱恩斯主义。除直接傳播凱恩斯的思想外，汉森在“危机理論”方面也还提出一些独特見解，例如“加速原則”、“补偿性財政政策”、“停滞論”、“大周期”等，是其較著者。但是，汉森之所以成为最著名的凱恩斯分子之一，还是由于他所提出的有关政策实践方面的主張和建議，不仅大大超过乃师凱恩斯，而且也大大超过其他一切凱恩斯分子。汉森的这許多反动政策主張，业已对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过去，汉森曾經被人当作凱恩斯学派中的“开明派”分子看待。这是由于他在談論扩大政府支出时，还經常強調扩大用于公共工程、文教卫生事业和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等类支出的迫切性，并不时“揭露”美国一般人民文教卫生和居住条件的一些恶劣状况。实际上，这都是些骗局，都是为了掩盖他那副帝国主义走狗的本来面目的。可以說汉森是凱恩斯分子中最阴險最狡詐的一人。但尽管如此，他的反动面目終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已較多地暴露出来；而在战后，特別通过《美国的經濟》一书的出版，可謂已暴露无遺了。

在汉森这本新著中，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汉森对待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积极支持态度。过去，汉森还只含蓄地提到过战争支出可能有助于扩大国民收入和就业<sup>①</sup>；第二次世界大战方停，他也曾深恐經濟复員带来另一次严重的經濟危机，因而对战争經濟表示不胜怀恋的心情<sup>②</sup>，然而他还沒有明目張胆地歌頌战争。但是，在《美国的經濟》这本书里，他已經是毫不忌憚地对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和进行冷战带来的暫时的虛假繁荣尽情地歌頌了。例如他說：“第一是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譯者），其次是郁积的需求，跟着是朝鮮战争，再后是冷战”，使得美国“已有十六年的实质上的充分就业和繁荣昌盛”，从而，完全改变了美国整个历史中“一直是每隔八年或九年就有一次严重蕭条和普遍失业”的局面。美国并“沒有因为軍事开支而民穷財竭。相反，軍事开支給了我們（指美国——譯者）就业机会，而充分就业給了美国企业以空前的消费品市場和資本財貨市場。……美国經濟在考驗中証实了它的奇迹般的生产能力”。

这种表面看来似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所不同的美国經濟过程的特点，不过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繼續进行扩軍备战的罪恶政策所引起的，但它却被汉森荒誕不經地称之为美国經濟“經歷的一次重大改造”，或是“美国的經濟革命”。他还胡說什么“美国經濟革命不仅包含了一种高度就业政策，而且也包含了‘福利国家’的建立”。

“福利國家”本不是汉森的創造。但汉森的“福利国家”（有

① 见汉森：《財政政策与商业循环》，英文版，第150頁。

② 见汉森：《需要一个針對商业循环的政策》一文，載哈瑞斯編：《拯救美国資本主義》。

时又称“福利經濟”)具有不同的含义。它代表着凱恩斯主义的反动政策在美国的体现。它只不过是过去汉森为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壟断資本的国家所起的各种命名(諸如“双重經濟”、“混合經濟”、“公私經濟”等等)的另一个更动听的說法而已。在这本书中，汉森又为美帝国主义的經濟新創了一个称号，叫做“公私合伙”。分明是战争經濟，硬把它叫做“福利經濟”，真令人啼笑皆非。无怪乎另一个著名的凱恩斯分子栗原在評論汉森这本书的时候，也禁不住戏謔地把汉森的这个“双重經濟”改为“福利—戰事經濟”了(因为英文中福利 welfare 一字同戰事 warfare 一字很相象)。<sup>①</sup>“公私合伙”这个新名詞倒用得很合适，能够形象地表明近年来美国反动政府同美国壟断資本相互勾結的日益紧密和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日益加强的趋势。

“混合經濟”也好，“福利國家”也好，“公私合伙”也好，在汉森看来都不需要“生产事业归政府所有和政府經營”，均非“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而是“政府只須支出大批經費，事情仍由私营企业来做”。他說，“这是福利國家有別于社会主义的地方”。換言之，所謂“福利國家”或“公私合伙”，也就是在絲毫不触动壟断資本对国民經濟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由資產阶级国家以預算的大量資金直接津貼壟断資本，以便进一步加强壟断資本对国民經濟的壟斷統治和保証壟断資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潤。这在汉森，本来也是說得很明白的。他說：“福利國家并不在任何感覺得到的程度上替代私人企业制度。相反，它使私人企业更加强大，更加运用自如。”汉森甚至还列举了战后美国政

<sup>①</sup> 见英国《經濟学季刊》1958年9月号。

府直接以預算資金津貼壟斷資本的各种措施，美其名曰美国政府对經濟的前进所提供的“貢獻”。他說，这些措施已使“私有企业今天比在两次战争中間更加强大，更加活跃，也更加富于动力”。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提到的这許多反动措施，几乎沒有一項不是以汉森在大战期間一再提出的主張和建議为依据的。<sup>①</sup>（以上主要見第一第二两章）

在本书中，另外还有两点值得我們注意。一点是，汉森在这里繼續鼓吹通貨膨胀政策，要求采取高度彈性的貨幣政策，否认或是企图縮小美国政府二十多年来一貫执行的通貨膨胀政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的危害。他甚至說什么“美国并不是通貨膨胀过敏的国家”。即使在不得不承认从三十年代以来美国物价曾經經歷大幅度上漲之后，他仍然硬說这种上漲使“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已經減低”（見第三章）。另一点是，汉森繼續在本书中为美国政府頒布的“1946年就业法案”大事吹捧。以往，汉森曾經把这个法案称誉为“民主的計劃”，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sup>②</sup>这一回他更加狂妄地把它叫做“經濟計劃的大宪章”。他借此机会，还向杜魯門和艾森豪威尔这两个战争販子大送秋波（見第五至第七章）。

当然，为了掩飾自己的鼓吹战争的反动面貌，汉森仍不肯完全丢开他的那副假面具。所以，他虽然一面尽情地歌頌战争，另一面也还假惺惺地問：“难道我們必須永远指望用大量軍事支出来保証持續的充分就业嗎？”于是，在书中第八章，他又搬出那一

<sup>①</sup> 參考汉森与佩洛夫合著：《財政与地方財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1944年英文版，第256—259頁；汉森：《經濟政策和充分就业》，中譯本，第149—151、188—190、240—241頁。

<sup>②</sup> 见《經濟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年出版），第二章。

套掩身法的騙术。但是，即使在那里，他还是毫不掩飾地說：“我認為我們都會同意把國家安全（指軍費支出——譯者）放在第一位……。因此，我不是建議我們應當縮減軍備。”

另外，為了掩飾他的那副壟斷資本忠實奴僕的面孔，漢森還故意歪曲資產階級政府的性質以及美國反動政府同壟斷資本之間的關係。他把美國政府說成是“屬於人民”的、“深得人心的政府”，是“替公共服務的工具”；把供壟斷資本驅使的美國反動政府說成是同壟斷資本勢不兩立的“社會抗衡力量”；把曾被列寧指斥為“美國亿万富翁的頭子、大資本家的走狗”的威爾遜，描繪成為“傾其全力反對以摩根等人为代表的工業和金融的巨大集中”的英雄人物（見第九章及附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在世界範圍內以及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出現了對帝國主義壟斷資本更為不利的新形勢，一部分一貫充當帝國主義幫凶的資產階級學者如漢森之流也就不再矯飾，不再抬出什麼“理論”，而是赤裸裸地擁護和歌頌帝國主義的各項反動政策了。正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聲明中所指出的：“隨著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特別是隨著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形成，反共主義變得更加惡毒和陰險了。反共主義反映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深刻的思想危機和極端嚴重的退化程度。”漢森這本書，正是這種“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深刻的思想危機和極端嚴重的退化程度”的反映，又是“開明派”凱恩斯分子真正面目的徹底敗露。

# 目 录

第一章 “低压經濟”同“高压經濟”的对比 .....	1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經濟情況 的对比 .....	1
二、两次大战期間的蕭条因素 .....	4
三、向高压經濟的过渡 .....	9
四、德国的低压經濟 .....	11
五、战后世界中的德国 .....	15
六、社会民主国家 .....	16
七、面临高压經濟的問題 .....	18
第二章 前进中的美国經濟 .....	22
一、美国的充分就业經濟 .....	22
二、政府在經濟復員過程中的貢獻 .....	26
三、美國經濟的改造 .....	27
四、公債 .....	29
五、积极的政府政策增强了企业信心 .....	30
六、投資資金的来源 .....	31
七、唯一缺少的环节：足够的总额需求 .....	34
第三章 先进經濟中的貨幣政策 .....	38
一、通貨膨脹問題 .....	38
二、历史例証 .....	42
三、金融政策的作用 .....	44
四、利率剧烈变动的危險 .....	46
五、論罗伯特·罗莎的分析 .....	50
六、多邊政策 .....	52

<b>第四章 近来的金融問題</b>	54
一、引言	54
二、以短期証券为限的买卖活动	55
三、金融当局夸张了自己的作用	63
<b>第五章 經濟計劃的大宪章</b>	75
一、大众經濟学	75
二、就业法案机构的两个危險阶段	76
三、一个謗嘲者所給的評价	77
四、联席經濟委員會	79
五、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作用	80
<b>第六章 杜魯門执政时期的 1946 年就业法案</b>	84
一、引言	84
二、通貨膨脹問題	85
三、衰退期間的報告	94
四、朝鮮危机	103
五、民主党人的临終曲	106
<b>第七章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就业法案</b>	110
一、共和党对于就业法案的支持	110
二、联席委員會采取了攻势	111
三、总统的 1955 年度報告	113
四、联席委員會对于前途的瞻望	114
五、言与行	116
六、联席委員會的意見	119
七、就业法案的十年	121
<b>第八章 富裕社会中的水准和价值</b>	123
一、貧困的扫除和資本形成的作用	123
二、生活水平的提高	126
三、群众教育	129
四、一个富裕社会中的底层十分之一	130

---

五、我們追求着什么目标?	135
第九章 凱恩斯思想和我們这一时代的問題	141
一、引言	141
二、金融政策和《貨幣論》	143
三、《就业通論》	154
附录 經濟改革家威尔逊	163

# 第一章 “低压經濟”同“高压經濟”<sup>①</sup>的对比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同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經濟情况的对比

二十世紀前半期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对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可怕的后果，都破坏了經濟生活结构的常态，粉碎了已經形成的习俗，也摧毁了历史悠久的制度。两次战争也都带来了一連串的問題。革命剧变的烈酒已經酿成了，我們必須制造新的酒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許多国家都試着用旧瓶装新酒，但是行不通。新的經濟制度不是容易发明的；要求变革的力量如脫繮野馬，但還沒有入懂得去駕馭它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經濟成果差別很大。第一次大战以后，接踵而来的是經濟停滞；在二次大战以后則是扩張和增长。为什么这样不同呢？

对这个問題，沒有简单的答案。不幸得很，經濟学还是这样一门科学，里面各种互相矛盾的說法在表面上都可以多少讲得通，又不能用数学来論証，因此所得的結論最后多半因各人的一套价值标准而异；更不幸的是在經濟思想史上，还經常有过愈是荒誕不經的理論愈能引人入胜的情况。在两次大战之間这一时

① 这些是亨利·瓦立克(Henry C. Wallich)在他的《德国复兴的主要源泉》(耶魯大学出版社，1955年)这本书中創用的概念。

期和最近的事件上，都可以遇到这样的例子。这样看来，对过去四十来年的經濟論述仔細作一番分析檢查，还是有价值的。

对两次大战以后的演变，我个人的解釋和分析，一定有某些讀者可以首肯，同时又不能使另一些讀者信服。对这种情况，我是司空見慣了。然而，二十年來的經驗清楚證明爭論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近几年來，我們的經濟思想界，包括經濟专家和一般群众，已有很大的轉变了。

思想上的变化反映了經濟生活上的变化。第一次大战之后，适应新的情况所作的各种努力大半都沒有成功，其結果大致說来是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停滞；而第二次大战以后所采取的各项經濟政策，已証明成就就大得多，引起了几乎难以置信的經濟进步的迸发。

德国和英国在差不多整个两次大战中間，都是全世界一般情況的最好例子：从 1921 到 1938 年这十八年的长期中間，英国的失业指数平均为 14.2%；德国的情况更加恶劣，从 1923 到 1932 年，也就是从天文数字式的通貨膨胀結束到希特勒登上舞台时的十年間，失业指数是 17.9%。<sup>①</sup>至于美国，在二十年代的繁荣一經結束以后的十二年内，即从 1930 到 1941 年，失业指数也达到 17.2%。

有了这样大量的失业人数，无怪两次大战期間，尽管每人每小时的生产率有了相当大的增长，西欧的实际收入却只略高于战前。从 1921 到 1932 年，前后十二年内英国的平均每人实际

<sup>①</sup> 參閱英格瓦爾·斯文尼爾森 (Ingvar Svennilson): 《欧洲經濟的增长和停滞》(联合国欧洲經濟委員會，1954 年，日内瓦)。1933 年以后，德国就业人数增加很大，但我們沒有找到数字。

收入，平均比 1913 年减少 2%，远远落后于常态增长趋势。到三十年代之末，英國經濟有了巨大恢复，但即使是 1938 年的平均每人实际收入，比二十五年前已經达到的水平，也只增加 20%。在德国，除去通貨剧烈膨胀的灾难年代不算，在 1925 到 1936 年的十二年内，每人实际收入平均比 1913 年减低 12%。法国的情况要好得多，1921—1938 年平均确实比 1913 年增加了 11.7%，但也远不及寻常應該达到的水平。至于美国，1921 到 1938 年的整个十八年内，平均每人实际收入只比战前增加 14.7%，也远沒有跟上增长趋势。<sup>①</sup>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法国也是如此)在二十年代的情况还算不錯，三十年代可就很糟，而英国和德国，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前几年都很不好，只是三十年代的后几年才有短时期的恢复。

就四个国家总的简单平均数字而論，整个大战期間平均每人实际收入只比战前增加 5%，即使到了这一时期之末(也就是所謂战后繁荣的頂点)，平均每人实际收入也只比 1913 年增加 18%。大战結束后，經過了整整二十年才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同以上的情况对比起来，第二次大战以后的成就真可以說是奇迹，因为这次在战后不过经历九年，欧洲三大国的平均每人收入就比战前增加了 23%；至于美国，竟增加 67%。其中平均每人的工业产量还比平均每人实际收入增长更快：欧洲三大国的每人平均工业产量比战前增加 26%，美国則增加 80%。

如以年度平均作基础計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三大国的进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倍；美国的平均年产量則比两

<sup>①</sup> 英格瓦尔·斯文尼爾森：《欧洲經濟的增长和停滞》，第 238 頁。

次大戰期間增加了七倍。

至于失業人數，在第二次大戰之後，已經減少到一般認為在沒有劇烈的通貨膨脹情況下所不能達到的程度。在美國，1946到1955年的失業指數平均只為3.8%，有的月份更跌到2.0%；英國的數字常徘徊在1.5%左右，有時甚至几乎到了零；德國的就業情況雖然遠比應有的情況惡劣，但比起兩次大戰期間來，也是好得無法比拟。在第一次戰後的通貨膨脹時期以後，十年之中德國的平均失業人數是全體工人人口的17.9%；但在最近1950到1954年的五年期間，平均只有7.6%。

在出現高度就業和生產水平的同時，第二次戰後在西方世界還出現特別大量的投資。在這方面，歐洲各國中間以挪威占第一位，投資額達到國民總產值的29%；<sup>①</sup>其次は荷蘭和德國，分別各占24%和23%；再次，瑞典，20%；美國，17—18%；英國13%。英國的投資比額實在太小，但同第一次戰後相比，也已顯然大得很多。

## 二、兩次大戰期間的蕭條因素

對於第一次大戰以後的惡劣情況，我認為可有兩點解釋：第一，當時有引起長期經濟停滯的强大因素在起着作用；第二，西方各國政府都在驚慌失措之中，沒有準備擔當起盡量提高生產和就業水平的責任，對新情況缺少辦法，只是墨守着過了時的政策。這些政策雖然大致足以應付十九世紀的情況，但對於兩次

① 這些數字是根據1950、1952、1954三年的各別平均數字計算的。參閱聯合國：《1955年歐洲經濟概況》（1956年，日內瓦）。

战争期间的问题就不能适用。那时如果能够有现在的这些办法，西方也就绝对用不着实际忍受第一次战后二十年当中的经济停滞、大量失业和实际收入上的损失了。

第一次大战成了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点。从这时候起，西方从活跃的乐观主义转入消沉的悲观主义。但这不仅只是心理上的转变，而是有真实的因素为基础的。在经济问题上，心理不是最后因素，它不过是传导体。对于前景看法上的转变是有真实因素作基础的，这种因素比战争本身还更带有根本性质，而西欧对于这种变动完全缺乏准备。

1914年以前的经济经历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和与之并进的资本的高速度积累；维持了高水平的就业和迅速增长的生产率。因此，同十九世纪初期一些论者的悲观看法相反，在马夏尔（Alfred Marshall）的领导下，发展了一种只承认短暂的不充分就业的间歇阶段的不断进步理论。

从1880到1914年，欧洲制造业的产量每年增长 $3\frac{1}{4}\%$ ；促使生产成本降低的投资在迅速提高着劳动生产率；资本的高速度形成不仅发展了新技术，而且也满足了人口迅速增长中的资本财货需要。斯文尼尔森教授说过：“各种工业的扩张或停滞的程度，可以预计因人口增长的速度而异。如果人口增长很快，多数工业就会扩张。”<sup>①</sup>这是1914年以前由于技术刺激引起的自发性投资以及“派生性需求”或诱发的投资所以巨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资本设备的平均年龄很轻，西欧一半的资本设备都是在战前十年间修建的。

① 英格瓦尔·斯文尼尔森：《欧洲经济的增长和停滞》，第10页。

活跃乐观的心理是从这些真实因素成长起来的。大家都以为扩张能够继续不断。这种乐观主义就为新、旧企业的开设和扩充安排好了阵势。“这一长期扩张阶段对于欧洲经济的心理上的影响是不易充分体会的”。<sup>①</sup>

这一长期进展阶段终于结束了。战争常被人当作原因。但战争本身同样是能够开拓新的扩张阶段的，第一次大战以前和以后都有过这种事实。由于这种历史事实，战争就显然不是战后停滞的适当解释。长期增长的终止，有它更根本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累积的过程”的结果。<sup>②</sup>

斯文尼尔森说过：“第一次大战之后，欧洲有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率有了下降，……这是这些国家的就业水平所以降低，而且不仅是在萧条时期降低的一种原因。”<sup>③</sup>

泰罗主义及所谓合理化运动，是一种节约资本的发展，因此也是推动资本与产量之间的比例下降的力量。这种资本对产量的低比例是过去三十年的特色。它本身是一件好事，只是要以我们能够提高消费对收入的比例作为前提条件。消费倾向如果不能变动，那么投资必然过低，既不足以维持充分就业，也得不到应有的增长速度，结果只是形成新的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失业不再仅仅是循环性萧条的产物，在循环性失业之外，还加上了长期性失业。

此外，投资更受到不断增加的海外竞争的影响，因为在原来的不发达国家里，新工业在迅速地成长起来，对战前的海外投资

① 英格瓦尔·斯文尼尔森：《欧洲经济的增长和停滞》，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③ 同上书，第11页。